

台湾 欧阳云飞 著

17

珍藏本

江湖豪门系列

无影门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

欧阳云飞 著

18

珍藏本

江湖豪门系列

无影门

中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
欧阳云飞 著

19

珍藏本

江湖豪口系列

无影门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42-81·653 全套定价:133.20 元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(江湖豪门系列)

无
影
门
上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(江湖豪门系列)

无 影 门 中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(江湖豪门系列)

无 影 门 下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南 剑

封面设计:刘 谢

江湖豪门系列(无影门)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8.5 字数:54 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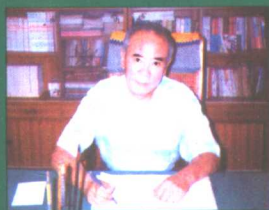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42-8/I·653 定价:133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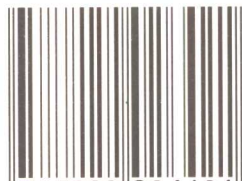
(本套上下二册定价 40.80 元)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,笔名欧阳云飞,又名余飞,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,四七年负笈北京,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,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,不久便离开军旅,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42-8



9 787222 026421 >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孤雏血泪	(1)
第 二 章	所向披靡	(58)
第 三 章	因祸得福	(115)
第 四 章	北丐龙虚	(171)
第 五 章	残琴断剑	(228)
第 六 章	扑朔迷离	(305)
第 七 章	绝命梭	(346)
第 八 章	盘龙道上	(403)
第 九 章	玉面仙姬	(455)
第 十 章	龙争虎斗	(511)
第十一章	逍遥居士	(568)
第十二章	神秘有天	(609)
第十三章	沙漠英雄	(681)
第十四章	芳踪何处	(736)
第十五章	五老峰下	(792)
第十六章	水晶魔宫	(852)

第一章 孤雏血泪

阳春三月，正是大地复苏，莺飞草长，桃花遍地的季节。

汉水上游，群峰夹峙，波浪浩瀚，湍急如箭，水天一色。

此刻，汉水右侧的武当山麓现出两条黑色人影。

黑影来势好快，虽在崎岖山径上，依然如履平地，快速无比。

这时，借着淡淡的月色，二人的面貌已依稀可辨。

右面，是一个衣裳褴褛、千补百缀、清瘦虚弱的中年妇人。虽然已是徐娘半老之年，但眉宇之间却有一股雍容华贵、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气质，显非寒门出身。

妇人的手中，牵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，穿着虽极破旧，脸色削瘦虚黄，但却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他那英俊挺拔、颖慧潇洒的气度，令人一望便知是一个坚强、果敢，而又俊美的少年。

女的，姓史名湘君，由于年青时生得美丽绝伦，艳赛群芳，人称“中原一美”。

男的，是中原一美史湘君的唯一骨肉——涛儿。

涛儿？难道他没有姓？难道他是一个私生子？

不！绝不！他不但不是私生子，而且有一位声名赫赫，誉满天下的父亲。

可是，很不幸，他的父亲已经逝世整整十五年了！

尤其，到现在为止，母亲仍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？

从他有记忆起，就和母亲过着东躲西藏，到处流浪乞讨的生活，后来，在武当山群峰深处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母子二人辛辛苦苦的搭建起一栋茅棚，原想就此隐迹遁世，潜修武学。不料，刚刚定居下来，茅棚的附近便有神秘人物接踵而至。

神秘怪客经常当夜静更深的时候，在茅棚四周徘徊留连，诡秘万分。

而且，这样的神秘人物一天比一天多，来去频繁，难以数计。

来人虽然不少，但彼此之间却似是存心躲避，谁也不肯和另一人正面相逢，更不曾交谈一言半语。

这些神秘的怪客悄悄地来，偷偷地去，无声无息，涛儿怎么也想不透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？

来人行踪诡秘，好似幽灵鬼魅一般，他们到底是谁？根本一无所知，甚至连一共有多少人也摸不清。

不过，母亲的脸色却一天比一天苍白、凝重，成天愁眉不展，有时，当神秘客出现的时候，她会忽儿愤愤然咬牙切齿，跃跃欲出；忽儿又惶惶长吁短叹，珠泪滚滚。

神秘怪客越来越多，史湘君的脸色越来越沉重，终于，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，母子二人悄没声息的潜离茅棚，走出深山，沿汉水崎岖山径顺流而下。

母子二人神色惶张，袂声扑扑，惊动了宿鸟睡猿，密林之内忽然响起一阵猿啼狼嗥，夜枭悲鸣之声，听得人寒意透心，毛发为之直竖！

中原一美史湘君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，急忙伸手拉住爱子涛儿，小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停停，先别走，这些畜生最是机警不过，一有什么动静，往往会传出十几里之遥，万一惊动了那些魔头们，我们娘儿俩恐怕活不到三更天！”

涛儿闻言止步，依偎在母亲的怀中，正欲出言答话，史湘君又声沉语重的说道：

“我们母子死了倒不打紧，可是，你家历代祖先的香火会因而断绝，你父的血海深仇更会永沉不雪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已是泣不成声，以下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涛儿陪着母亲啜泣一阵后，强自收住悲痛，道：

“妈，请恕涛儿又要惹你老人家生气，那些神秘怪客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每天在我们的房子附近走来走去？是不是想害死我们母子？”

中原一美史湘君闻言四处张望一下，迟疑良久后才说

道：

“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娘不怪你，娘早该将这些事告诉你，他们都是你灭门杀父的仇人，不但杀死你的祖母，父亲，乃至数以百计的婢仆家丁，而且十五年来一直在苦苦的追杀我们母子二人。”

“妈，他们为什么这样狠心，要毁灭我们全家，难道爸爸和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

“没有，你爸爸生前言忠义，行仁侠，望重武林，他们杀人灭口的目的是为了了一部旷古绝今的武学奇书，苦苦追赶监视咱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一部武学奇书！另外……唉！事实太可怕太可怕了！”

静立片刻，猿啼狼嗥之声已止，母子二人随即缓缓地向前走去。

“妈，那些追杀我们的人到底是谁？涛儿长大以后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！”

“孩子，他们都是当今武林之世第一流的顶尖高手，武功比我们娘儿高得太多，告诉你也没有用，反而会凭添无限哀愁，影响你修练武功的进度。”

“那么，妈，孩儿的父亲究竟是谁？他老人家遇难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？”

“唉！”中原一美史湘君闻言长叹一声，欲语还休。

涛儿又追问两次，史湘君依然默默无语。

噗通！涛儿忍不住，终于双膝跪在母亲的面前，泪流满面的说道：

“妈，这件事涛儿至少已经求过你老人家一百多次了，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请妈把孩儿的身世告诉我，涛儿命苦，从小没有见过爹的面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可是，我爹的姓名来历妈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呢？妈，我不是没有父亲的孩子，我不能没有姓，更不能叫一辈子涛儿呀……”

过份的悲痛之下，说来声泪俱下，句句感人，说着说着，双手抱住母亲的腿，呜呜咽咽的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，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中原一美史湘君见状泪如泉涌，伸手抚摸着爱子的头，说来说去只有这两句话。

她，依然未将涛儿的身世说出来。

不是她不肯说，而是不敢说，怕的是涛儿幼小的心灵上，担负不起如山之仇，似海之恨，更怕仇恨的火焰把他烧毁！

母子泪眼相对，咽泣片刻，中原一美史湘君蹙然道：

“涛儿，妈的乖孩子，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快……”

“妈，孩儿今天一定要知道有关爸爸的一切，你老人家不说，我就死在娘的面前好啦，多少年来，我们东躲躲，西藏藏，埋名隐姓，远离人群，难道我们是江洋大盗见不得人？难道涛儿不应该知道有关爸爸的一切？难道……”

苦难岁月的煎熬，使他变得格外早熟，这些话实在不应该出自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之口。

中原一美史湘君闻言脸色立变，连忙把爱子抱起来，搂在怀中。